

最后的热水瓶...

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；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（圣经以赛亚书 65：24）

中非洲的一个晚上，我在产房里努力协助一个妈妈生产。虽然我们尽了一切努力，但她还是过世了，留下一个身体瘦弱、哭不停的早产儿和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儿。要让这个婴儿活下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我们没有保温箱，也没有电力让保温箱操作，更没有任何特殊的喂食设备。而且，我们虽然生活在赤道，晚上却经常会因为变化莫测的气流而变得很冷。一位见习助产士去找适合这种小婴儿的箱子和棉布。另一位去烧热水以便倒进热水瓶。不久，她沮丧地回来告诉我说，在倒热水时，热水瓶爆裂了。在热带气候下，橡胶是很容易劣化的。她喊道：“那是我们最后的热水瓶了！”

上帝，请你今天下午寄到

第二天中午，我如往常地和一群愿意与我在一起的孤儿祷告。我告诉他们为了这个早产儿的各种需求祷告，并说明了要让这个小婴儿保暖的困难，也提到了热水瓶，并说这个婴儿很容易因为冻着而死。我也告诉他们这个2岁大的小女孩，因为母亲的死去而痛哭。

在祷告时，一个名叫璐丝的10岁小女孩，用非洲小孩惯有的天真祷告说：“上帝，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瓶。如果明天寄来就没有用了，这个婴儿将会死掉。所以，请你今天下午寄到。”我暗地为这个大胆的祷告倒抽了一口气。接着，她还理所当然地祷告说：“...在你处理这件事的同时，可不可以请你也寄一个洋娃娃给这个小女孩，让她知道你真的很爱她？”虽然，我仍是如同往常般与孩子们一起祷告，但我能真心地说“阿们！”吗？其实，我并不相信上帝能做到。是的，我知道祂可完成每一件事情，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；但那些是有条件限制的，不是吗？

上帝要回答这个特殊祷告的唯一方法是从我的祖国寄个包裹来。当时我住在非洲已经快四年了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收过从家乡寄来的包裹，从来没有！即使如此，有谁会在包裹放个热水瓶？我是住在赤道啊！

上帝的回应

下午大约过了一半的时候，当时我正在护士训练学校教学，有人传口信说：有一辆车停在我的正门前。当我到家时，在走廊看到了一个 22 磅的包裹。我感到泪水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无法独自打开包裹，所以我去找那些孤儿来。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解开绳索，打开每一个结，并将纸再摺好。兴奋不觉地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。

三、四十双眼睛盯着这个大纸箱。我从最上面先拿出一个色泽鲜明的针织物，接着又拿出一个麻疯病人用的针织绷带，这群孩子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。再来是一盒混合的葡萄干——这个周末可以用来做出好吃的小点心。当我再将手放进纸箱时，我感觉到……真的是吗？不会吧！我抓着，拉出来，不自觉地叫了出来：“一个全新的热水瓶！”我并未祈求上帝寄来，也没有真的相信祂会作到。璐丝站在这群小孩的前排，她急忙上前来，叫着说：“如果上帝寄来热水瓶，一定也会寄来洋娃娃！”她在纸箱底翻找着，最后拿出一个漂亮、穿着衣服的小洋娃娃。她的眼睛闪亮着；她从不怀疑！她看着我说：“妈咪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把这个洋娃娃拿给小女孩吗？这样她就会知道耶稣真的很爱她了！”这个包裹，是我以前主日学的班级寄来的。运送这非包裹，必须结过整整五个月的时间。

主日学的领袖听到并顺服了上帝的感动，而寄一个热水瓶到赤道来；那些女孩儿们其中的一个又放进了一个洋娃娃，要送给非洲的小孩——在一个 10 岁小女孩笃信地祷告“要送达的那天下午”的五个月之前！

(编注：转载自{基督新报}。本文为 HelenRoseveare 从英格兰到非洲萨伊共和国的医疗宣教士，在多马路浸信会所分享的真实的故事)